

代讀書人所不同的，前者可能卓有見識，並不俯仰隨人，而後者恰恰相反，多的是否諸諾之士。在「悼念道藩先生」一文裏，我們更看到了三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明辨是非堅忍不撓的精神：當年左傾分子以黨部爲庇護所，製造風潮，反抗校方。雖然召請保安警察來驅逐搗亂分子，但警察不敢進入黨部捉人。這時激怒了正擔任青島大學教務長的張道藩，他面色蒼白，兩手抖顫，率領警察走到操場中心，面對着學生宿舍，厲聲宣告：「我是國民黨中央委員，我要你們走出來，一切責任我負擔。」由於他的挺身而出，學生氣餒了，警察膽壯了，問題也解決了。事後他告訴梁先生：「我從來不怕事，我兩隻手可以同時放槍。」

在「看雲集」一書裏，這樣表現文人風骨凜然的小故事俯拾即是，梁實秋先生文字的嫺熟順達，人所皆知，很難挑出廢字廢句，所以儘管它只是薄薄的一本小書，其價值却遠勝若干部百萬字的所謂「巨」著。（林歌）

書法與頭髮

評陳錦芳著「畫遊十年」

民國六十三年七月雄獅圖書公司

最近留法文學的畫家陳錦芳其重要論文題爲：「中國書法與當代繪畫」，欲以中國文字的形象、指事或者會意去聯結西方的抒情抽象畫，造成未來文化的覺醒，這是他十年來負笈他鄉習畫的成果，在這十年中間，他替人畫過畫來賺錢，翻譯了「小王子」等等，然後出了這本「畫遊十年」。

這裏且將「人」與「事」分開，僅就兩個部份來看這本書，以爲話題之推廣：

先就內容之燕雜觀之：全書共二百二十面，真正符合書題的僅有「勒米蒂之行」、「畫展日記」兩輯計一百一十七面，或者您可以再加上「我藝術的根（漏『盤結』二字）在故鄉」兩面，「開向歷史的窄門」十面，其餘的不外乎人看陳錦芳如何如何，陳錦芳又看人如何如何等的相互評介文字，這般的篇幅配置

，令人老記著怎麼作者這樣急著出書？最要命的是：由於作者對舒伯特歌曲之因同情而生愛情，竟將舒伯特的三十七首半的歌曲譯出歌詞，把他的畫展日記又用掉了好幾頁，要知道在這本定價八十五元的書裏，每頁的代價是四毛呢？當然這是一句笑話，當初誰又曉得他的這本日記會付梓行世的呢？

再就作者的生活照片來看，最是饒有興味，一九六四年短髮，裝束給人的感覺幾乎是民國初年一般，一九六四同，一九六七同，一九六八同，下一張一九七三的，則長髮蓬蓬，鬚鬚漫漫了，一襲「半長裝」也給人怪異的感覺，而我們回顧一下他的自敘：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八的創作，是他臺灣畫風的延續，一九六八到一九七〇，是他在面對整個巴黎的紛囂而欲建立自己風格的過渡時期，混亂、苦悶、心慌自是不在話下，從一九七〇年，交出那篇論文以後，開始從自

己故鄉的根出發、創作，也就是從這個時期起，陳錦芳的服飾失去了根。當然，這也是一句笑話，想當年在巴黎的一個日本畫家叫藤田嗣治，沒事穿件和服就往咖啡廳裏胡整也不像樣。

再談談陳錦芳的「人」吧。從「畫遊十年」中給人感覺到的陳錦芳，是一個傳統的中國留學生，除了要爭取生活，還得抵擋金元的誘惑，要將純潔的自我創作在吸收了西方的精粹之後，予以歸根，從他的兩輯日記之中，就可看出他的可愛之處，尤其是只帶著四百法郎、畫具、一冊「梵谷傳」、一冊杜飛畫冊就直闖巴黎的膽識，以及早期只靠著一段默戀愛情來支撐渡日的陳錦芳，就使得人不覺意興盎然。這可不是一句笑話。（柳南城）



大江版年度小說

58至61年短篇小說選

每冊25元，一律八折，四冊合購優待價70元

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